

甲申傳信錄

甲申傳信錄目次

卷之一

唐謨留憾

癸未八月至
甲申三月紀

卷之二

魏塢裏草

泰昌燕死
雜諸臣

卷之三

大行縣乘

甲申三月在
京殉難諸臣

卷之四

拓鋪遺囑

李閔榜
標諸臣

卷之五

槐園衣冠

李開除授
京省偽官

卷之六

赤眉寇略

李開
始末

卷之七

董狐刺篡

甲申前後楚
梁燕齊軍事略

卷之八

桑耶餘鈐

吳三桂附吳
復後始末

卷之九

交闖疑迹

偽太子
始末

卷之十

使臣碧血

左懋節北使
始末

甲申傳信錄叙

甲申三月李闖蹂躪晉地取宣府大將薊都都城九
門甚闕余以三月十有二日南步出左安門闕寺人
詰之而反十五日晨起東步出齊化門門者以為謁
東嶽大王者也不詰而出獨與王氏子東走日步行
八十餘里止寶坻之梁城所村廟中數日聞闖入京
師遂不返復東行訪路子于遵化謀之道宿山麓之
大安村村人秦姓者訊予何行予荅曰闖寇已入京
欲謁督臣以募兵闖左間益萬人趨京師京師不難

復也秦曰此村以來至關門故嘗鏖戰將敵從軍伍
之列者最夥徒以餉匱而令賞不明故悉退不復事
軍公能使督臣以大義令之即萬人可集也明旦遂
行北至遵化則三月之二十六日也撫臣宋推己拜
關節度使督臣王永吉削髮遁去而遵化守土之臣
方設彩亭寵宴拜讀閣寇傳諭郡縣之檄于是予與
路子相與愴然自廢而無所復謀矣止數日路子遵
海而南予以勞氏在都復步行而還四月十六日
復入京師以故自李闖犯關至十六日以還都不大

詳且一時人士四方咸集常有紀錄可觀予是以置而不書而徒滯跡于燕三年丙戌冬客從江南携甲申事來所載國變錄甲申紀變國難紀聞見聞紀畧國難睹紀變記確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程源孤臣紀哭陳子策揭凡十餘家繁猥不倫異端竄出一時簡策無所折衷予于是博蒐見聞勤咨與難諸賢講求實錄刊謬說芟蕪穢補闕遺類分為十篇自丁亥至癸巳之秋更七載而後勒成一書名之曰傳信錄而繫之甲申所以成一代鼎革之言也或曰子之所

言皆信而無疑乎曰作春秋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者異辭所見三世所聞四世所傳聞者五世
世遠而聞見因以不齊三傳所以多龐也太史公成
一家書而年表與記傳之年世家與列傳之事或自
為抵牾者多有亦傳聞者使之然也予雖採之記說
諂之耳聞猶從及見之年予敢以自欺者欺人哉所
與孰簡之臣不以忌諱于當時之士謂予狂言可矣
予何疑為

當湖釋農錢鼎撰

甲中傳信錄卷之一

彭城錢穀著

睿謀留憾

大行皇帝御諱由檢

光宗第五子

熹宗弟初封信王

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遺命以

上繼大統遂即位

按熹廟大漸時廷瑞將擁立以魏良卿為攝母后臨朝稱制張石心

不允力贊

熹廟密召上入受禪上欲辭張石心曰皇叔義不可辭且事急矣宜速謝恩上因

拜命即遷上別宮 肅廟遂崩親忠賢及輔臣施
國來等侯詔于外頃之英國公張惟賢入挺擬搜宮
上遂明正戊辰改元崇禎

上英斷天挺承

神廟

肅廟之後反前弊點和黨傾精謀治勤、然有中興之
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內虛加以飢饉將至寇數橫出
拮据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嗚呼神謨
霄電曾不一舒其懷其留恨何有極耶臣癸未仲秋
入都迄甲申之變所見聞者具述其略其他政紀職

在太史非臣野陋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曰膚
謀留憾以俟史者取裁焉

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七月

上將行秋郊禮以貢士大典禮臣俱董關事初十日命
成國公朱純臣代之先是滿洲以壬午秋入南至河
陽徵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滿洲且出

上命督臣范志完過其歸路以隻輪不返為功輔臣周
延儒請視師誓不負詔

上從之二臣以大捷告而滿洲盡出初聞捷時

上大嘉賜太平宴及二臣好覺

上怒甚罷廷儒放歸收志完及趙光祚下獄以滿洲人
故公車道梗貢士更以八月二十七日放榜會元陳
名夏一榜凡四百人

九月十四日殿試賜楊廷鑑宋之繩陳名夏進士及
第當是時開聚二寇交馳楚豫荆襄之間烈焰甚熾
國家力屈兵殫朝廷因指上懸奇謀異勇富國強兵
四科募士而應者萃鮮于是進士陳丹衷疏薦副總
兵成大用以招練廣西土司力掃群寇疏上

上大悅之

冬十月授陳丹渠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徵廣西賦稅為兵餉使協成大用練兵廣西而閩寇已陷秦閩矣語詳疆場裏中

十一月以潼關陷告命余應桂為秦督李化熙總制三邊應桂憂懼而泣及陞辭請曰不益兵餉臣雖去無益

上為之嘿然中樞速之行至晉一無所為遂巡河上而西安已全陷矣賊既入西安遂定三秦僭位稱號謀

渡而東河余應桂方閱兵河上聞賊將至遽走太原
是日殺僑督臣范志完趙光祚吏部文選司郎中吳
昌時鎮臣薛敏忠

光祚九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
日滿洲破薊州十八日光祚始入京先是光祚以
勤節布詔流廣西是冬閏命還會計家貲二十七
萬七子各與三萬以三萬奉老母自攜三萬入京
周延儒遣長隨楊索銀五千光祚勉與三千補薊
遼總督受事未幾竭貲犒士延儒范志完盡放滿

洲以出而先行與戮莫不傷之

十二月以丘瑜李建泰范景文方岳貢為相是月舊
輔周延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戒五城清道馳西
域所獻千里馬城上試之尋罷二十日賊從沙溝渡
河攻平陽知府張麟然以城先降而三晉聞風靡矣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旦朝罷

上揖閣臣賜茶閣臣並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
費列不可緩所恃者

皇上內帑耳

上嘿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畢潛然淚下
初十日賊牒文兵部署以大順永昌年號約戰言三
月十日至兵部執詢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道遇逆
旅人暴病云山西巡撫移文期是日到誤則當斬病
劇不前與銀十兩使速兵部以為詐斬之

上以賊急召對輔臣曰諸臣獨無能為朕分憂乎李建
泰自言臣西人頗知賊中事臣願于本地募餉百萬
治兵勦賊不則毋使東渡建泰復奏進士石隆顯單
騎走陝北連甘寧鎮兵外連羗部召募忠勇初輸義

勦賊立功否亦內悔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欲用之建泰復言俟臣到西酌其可用請之十六日命輔臣李建泰督師勦賊告廟賜劍

駕御正陽門樓餞之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

上目送之二里許方還宮以兵部主事凌駟監軍是日風沙大作占者以為不利行師而建泰所乘轎折扛時京營總兵王家美率營兵五千從行十七日從兵逃歸者三千建泰氣阻遲遲而行日行不過三十里時進士程源送建泰至真定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

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神京若三晉失守無可為矣十
九日吏部奏秦寇窺渡三晉披靡賊馬未列而城池
已空偽檄方傳而人心皆亂議復保督重察警守邊
防緝感煽急煉戰謀聯絡六事而緝煽感貞之秦人
為科道官者塞廉之恐為伙奸以應寇也二十八日
平陽隔告沿河州郡悉置偽官余應桂及諸將聞平
陽隔望風爭避太原無兵矣

二月初八日賊至太原以數卒上城開門而入殺太
原知府撫臣蔡懋德而政趙建極死之先是李建泰

至東平兵不頗戢百姓閉門不敢納兵諱三日乃入
城薊鎮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入保京師太常卿吳
麟徵具疏力贊其事時真定知府丘茂華聞賊警移
家屬于城外總制徐標教茂華

部卒以求中

軍不獲然標伺標登城盡守禦劫縛出城殺之磔獄
出茂華茂華遂謀所屬州縣約叛行賊是月

上以太監盧性寧高起潛杜勛等十人為天津通州薊
鎮宣府山海山東兩淮江浙兩粵各鎮監軍二十六
日命戶部尚書倪元璐歸翰林院尋事傳侯聰講別

樞戶部尚書既以大理寺寺丞吳履中為戶左管尚
書事二十八日

上命閣臣傳五府六部各官入授以手劄各修戰守事
宜稟進

上御文華殿各劄既進左諭德李明睿少詹項煜請
上南遷詔御史李邦彜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色漸平事竟留中不發

三月初一日召對陳州生員張鏐中左門進三策首
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一二老臣忠愛大臣輔之左

諭德李明睿請南遷日日上奏翰林院尚書倪元璐
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謂
社稷何會科臣光時亨具奏以為不可議遂寢是日
昌平兵變官衙民舍焚劫殆盡撫臣何謙捕斬亂首
撫之初二日榆林陷告廷議調寧遠總兵吳三桂山
左總兵劉澤清薊督王永吉等四悍三桂道遠未進
澤清不奉詔道遼吏科給事中韓如愈殺之以如愈
嘗糾澤清跋扈也澤清嘗云天下有變山東不為他

人有耳初三日傳諭守城盤詰出入命輔臣魏藻德
兼兵部尚書駐天津調兵方岳貢兼戶部尚書駐濟
寧督漕會北人上言各官不可使出出即潛遁無
為制止日者遂止不遣允輔臣陳演蔣德璟致仕回
籍初四日賊陷寧武鎮臣周遇吉戰死之命藥城伯
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敕天監奏帝星下輟詔
百官修省而大僚官職飲酒高會如平時初五日李
廷泰以病告兵士逃亡略盡

上特發內帑數萬調宣府太監杜勛山海總兵唐通協

守居庸關初六日會議措餉凡在徵如魯縷侯恂董
象恒王志舉王永祚陳睿謨鄭二陽等皆擬充餉贖
罪吏部尚書李遇知議以勲戚世臣加爵大小諸臣
論獎名捐助餉銀

上然之江南大僚士民共舉舊司馬張國維為浙直總
制練兵輸餉報如議加總兵唐通吳三桂左良王黃
得功伯爵劉澤清鄭芝龍世襲都指揮使協勦諸寇
立功加侯先是榆林舊總兵姜讓降在賊中至是讓
先騎至大同大同總兵姜瓖迎賊賊陷大同巡撫衛

景璦死之初七日召對新翰林官于左中門探花陳
名夏先有招募山東義勇等事疏因言淮揚要害宜
練兵重鎮正對稱旨即御前拜命為戶部兩科都給
事中兼翰林修撰許以不日重用召夏薦簡討方以
智中書劉中藻以智具疏請出淮上招集豪杰中藻
亦請出外募兵俱未報初八日

上召戶部侍郎吳履中入問庫內現銀幾何答存八萬
上曰以備城守雖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履中極言若無
九邊京師安守

上不聽是日賊至陽和副總兵姜瓖叛降官民或推牛
載酒以先或預為大勝進膳至有掠民子女以獻者
京城門鎖鑰盜賊初九日賊陷宣府巡撫朱之馮死
之大同陷報以司禮監太監掌印王承恩為京城內
外提督初十日大庾伯張國紀捐銀二萬助餉特遣
東廠太監徐本正進國紀為侯因加以爵諡諭嘉定
伯周奎奎止捐一萬其餘勲戚無及萬者

上懸令助餉陞爵有差借餉及萬者建坊太監王永祚
曹化淳捐至五萬其餘至三萬王之心捐銀一萬而

本正獨加多予永祚化淳所損魏藻德首捐五百金
陳演既放未行復召至

上前極言清苦從未向吏兵二部討一缺為辭而百官

相率共議出餉或以衙門或以省直各彙集出之如

浙江六千山東四千之類卽晉等

山東省

共輸至三千

一百刑部尚書張忻捐九百金足之然所派亦不太

均多有擁厚貲而不樂輸者先後所捐僅至二十餘

萬而內臣有怨望者或題宮闕壁云此處不留人自

有留人處十一日頒罪己之詔盡捐加派三餉募輸

李自成者爵伯賜銀萬兩賜從及降賊者皆許帶罪立功因諭已調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義勤王有志封拜者水陸並進錫板印

上用御璽張示各處十三日增各門兵餉益不給人止給錢百是日賊至府庫通杜勛叛降盡獻帑餉撫臣何謙帶罪協守府庫逃去賊遂入閩采勢疾捲人心震懼

上自是月初三日始召大臣群寮議事絕無要竅上顧舉朝無人每回宮必痛哭而入各門分設大將軍

紅夷諸砲砲所伏處立營守之每日以部屬輪督九
門三大營兵屯于門外統帥衛官而已十四日屠脬
閔隔起用舊司禮太監曹化淳督守彰義門十五日
京師九門俱閉風沙大作正陽門武安侯領左旗竿
中礮為兩礮道上十六日賊由紅門川突攻昌平州
總兵李守鐸及監軍大監並逃去日贖犯十二陵焚
寧殿伐松柏自西山連營達沙河無隙地且犯阜城
門終夜焚掠火光燭天是日

上台對各官凡三諸臣懼然無措都城女牆共計五萬

四千有奇京營兵向無實籍多為大瑞隱佔加以癸未疫死甚衆其精銳者又為新遣內臣選去時登陴止老弱萬數千人太監萬餘人凡三女牆止一人瞭望放砲射箭不繼晝夜無造飯者兵皆飢餒不堪初時有太監送飯盛以木桶餽衆卒攪食之至是不復送飯城兵遂有死者

十七日賊分兵東至高碑店西薄西直門砲轟震天人情惶懼鉛子飛入城中如雨西直門塌其一角登陴太監褚憲章放神器大砲砲炸燒死

上令各監局掌帥以下大小太監俱充城哨于是每女
牆始得一人而收灶未立卒以錢抵市取食上城兵
餉倍艱是日厚載門有小民捐銀三百兩又一老人
年六十餘久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中一生所積僅
四百金痛哭出輸戶部

上督官以錦衣千戶時

上召九卿科道官議下命兵部速調兵勅王諸臣束手
無策

上泣下諸臣亦相泣下或言乞員當今之急無考選科

道至是新授御史一十八人添督九門起用舊給事中章正宸而戶部侍郎吳履中復由捐貲贖罪之議遂出曾纓等于獄時賊攻甚急城勢守艱會議各省紳民協力登陴分守各門並出貲養兵魏藻德謂

上曰營兵屢經守城然尚胆怯若驚走百姓非素習益畏懼一人驚走搖惑衆心致誤事

上以為然遂禁官不得登城登城者惟大司馬及文武京營巡視各官數人而已餘雖守門歸寺科道官都不得上而閉紫禁城東西長安各門甚嚴輔臣入閣

詳驗始入是日賊遣叛監杜勛總城入講盛言李闖人馬強衆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并犒軍銀百萬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內臣告上

上密召見之平莖輔臣魏藻德在焉勛具以前事奏上且言闖既受封額為朝廷內遇群寇尤當以勁兵助制遼瀋但不奉召與觀耳因勸

上加請為便

上語藻德曰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不答嘿然曲躬俯首而已

上憂感不能坐起龍椅後靠立再四詢藻德定議藻德終無一詞

上命勛且回話朕計定即有旨約封復繼勛還營勛既出

上以藻德不言且勢困推龍椅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薄暮坐西直門太常卿吳麟徵登城望賊勢難支急馳入朝欲面陳要事遇藻德于朝門語之故藻德云皇上已煩甚方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

十八日辰刻

上傳取箭簾數千掛紫禁城內先是召對每傳奪翰官
四員侍

上自二月二十七日始至是詞臣楊士聰與焉自辰至
午

上久不出詞臣因言左吳俱封伯而劉鎮近在東省獨
不與恐有他變請魏范諸老出閣議之即具揭封東
安伯左都御史李邦華奏言新御史周亮工朱卽鏊
劉令尹皆嘗著為城守急宜用之登城疏既入因至
前門欲登城一望兵勢中貴拒之而逆賊攻平則門

守將賀珍戰死之時沃旬陰慘日色無光是日大風驟雨冰雹雷電交作人情愁感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以叛監杜勛嘗射城上監軍太監曹化淳忽被門賊遂入薄內城及暮內監有諷

上遠狩者

上同內監登萬壽山頂四望適時知事不可為遂回朝宮清一鼓遣內監密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各帶家丁護送出城南遷劉鞏疾至內殿見

上曰法令素嚴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數百何

足以當賊鋒

上領之又召首輔魏藻德言事語密不得聞久之

上顧市急將出宮分遣太子二王出西進酒酌數杯語
皇后周曰大事去矣爾寧死索妃遽起走

上校劉進之曰爾也宜死毋反肩未仆再母之仆焉目
尚未瞑 皇后急返坤寧宮自縊

上巡霽寧宮長公主年十五

上目之怒曰胡為生我家欲母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
劍斷公主右臂而仆坤寧宮主并保之昭仁殿而遣

宮人譏毀恭皇后太妃皇太妃李氏並宜自縊

上自化劍至坤寧宮見皇后已絕呼曰死得好遂召提
書京城內外太監王承恩至前語良久殊諭內閣命
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務以輔東宮并放諸
獄囚事具成國公語中因命酒與承恩對酌漏下三
鼓

上攜承恩手幸其第脫黃巾取承恩及韓肇貴大帽衣
靴著之手持三眼鎗隨太監數百走齊化崇文二門
欲出不得至正陽門將奪門出城軍疑為奸細弓矢

下射守門太監施砲內向急答云

皇上也而砲亦無子弗害

上倉遽還宮易袍履璵承恩走萬壽山入中綢局並繼
上無他服止御白綾時龍短襖一襲洗一足而前請內
監宮人各紛荷從東華門出咸以為紫禁走矣時賊
以五鼓改正陽門未克餘各門率用木枝梯城先攻
東直門光時亨首降御史王章不屈被執而德勝齊
化阜城宣武正陽五門一時俱啟

十九日平旦城中鼎沸守城者爭下梨棗衣服征龍

而走賊卒入城內者悉登城抱箭而投大呼曰持箭
開門者不死于是人爭拔箭而戶設永昌香案矣是
時自成驕兵破西直門執襄城伯李國禎至翠華城
報自成入自成至門偽軍師宋獻策曰先安民乃可
入自成從之拔箭去簇向後發三矢約曰軍兵入城
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下有黑氣湧門而出獻策曰
黑氣也避之因導自成以午刻由德勝門入先是叛
監杜勛亦從德勝門射書約諸故開門以待司禮監
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迎于門外自成許以照舊掌

印而曹化淳導自成從西長門安入大內自成發三矢射承天門上覺乃入宮見素妃公主于地慄

上大恐令扶還本宮調理後素妃不知所之公主強起出就嘉定伯華是日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安孫宣城伯衛時春左都督劉文耀駙馬鞏永固皆闕門自盡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徵刑部侍郎孟兆兵部侍郎王家秀翰林侍讀周臥朋香坊馬世奇論德劉理順

蜀討江偉戶部都給事中吳甘來太僕寺寺丞申佳胤錦衣指揮王國興李若璉御史陳良謨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主事金鉉觀政進士孟章明皆死之詔具大行轡乘自成不知

聖駕所在乃懸令募獻者爵萬戶候賞金萬首告者賞金千并搜太子二王

二十日嘉慶伯周奎獻二王入朝見闕。遣偽都督劉宗敏收養之午刻賊卒李才得

上崩駕于巾幘局墨書遺詔于前襟云自朕躬失守社

稷無顏冠服終于正寢又云各官俱赴東宮行在自成命以兩扉舁上及承恩置東華門側用錢二貫市柳木棺以殮枕以土視覆以蓬蔽既而皇后同氏亦從東華門出置龍文枕上藉以錦褥覆以錦被而

上猶暴露遂撤錦被覆

上焉

二十一日癸

帝于茶庵自成用太監王德化言易

上以硃漆梓宮及皇后梓櫬而

上穿空靴或問之一內監曰鳳不棄頭龍不棄腳時在
旁痛哭者兵部主事劉養貞也時內臣請祭葵俱以
帝禮自成許葵以帝祭以王于是光祿寺稍供祭品
以獻

二十二日具帝冠服后段報數內侍為

帝梳髮尚冠入殮都民有叩頭痛哭者官員有過拜者
有還道從南遠行者

二十七日黎明偽旨令叛監略其儀從移

先帝及后梓宮于城外二王俱青巾至梓宮前非愁慘

不言因過成國府用飯五西兵從焉成國夫人常氏
朝二王卑五兵催送梓宮二王至門而返尚不果葬
四月初三日黎明葬矣

上及后子田貴妃墓臨省惟太監百姓而已嗚呼

甲申傳信錄卷之二

彭城錢觀著

疆場裏草

甲申之變從死社稷者頗有然以一日之死塞平時尸素之愆未可得當也惟東平悍圍提師在野其勢倍難故終霄謗留憾以在外死事諸臣繫焉馬伏波云大丈夫當殺身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死兒女子手中耶諸臣雖無功而自殺其志氣有足多者故誌疆場裏草以風之聞之犯關由秦而晉而燕

故先陝次慶陽次榆林次山西次寧武次大同次宣
府而以京師終焉

陝西

崇禎九年丙子孫傳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傳
庭字白谷山西代州人己未進士擒劉王高迎祥殺
之十一年加兵部左侍郎賜尚方劍總督各鎮勦流
寇是歲滿洲入關燕齊調傳庭總督保定十二年被
劾下獄久之陝西總制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
壬戌進士辛巳陞陝西巡撫本年陞兵部右侍郎兼

石食都御史總督三邊為中軍將賈人龍所賣陷在
賊中人龍者陝人長大有力秦鎮精兵屯盤辰鄠縣
最多淫陽三原半人皆人龍所轄以故跋扈自倨喬
年威重自尊與人龍不協人龍竟忿私交賊知喬
年師期偽為駙夫扛喬年入營欲降之喬年不從遂
觸石而死繼以總制則傅宗龍也宗龍字汝恭雲南
昆明人庠武進士己卯歲為司馬庠辰下獄辛己秦
督人龍復賣之賊又知師期如前給宗龍過一縣城
內約曰總制欲生毋多言第呼城開門共入即無恙

比至城守者以總制未將納之宗龍乃大呼曰我為
流賊爾至凡所來皆寇母開門速舉炮縱發慎勿恤
戚。與賊共盡可也賊怒急撤宗龍入營寸磔之于
足寇勢猖獗矣當是時朝廷以傅庭掄高開功復得
為兵部右侍郎督理京營援兵而江傅相繼失利士
卒復以傅庭總督三邊尋加欽命督師總制秦晉應
賊豫川楚黔勦賊兵部尚書傅庭既至知江傅皆以
嚴毅自貴與人龍不協致敗因降禮恩沃之而人龍
自以敗而總制懼罪每謁督必從卒四十人從其後

以傳庭意決無猜不復廢彈遂撤從卒止一僕從而
侍庭潛戒從官壯士來陳圖之矣竄後人龍至計賊
情單武技以告射自矜因命之射而未持弓矢來遣
從人歸取之庭傳曰朝止獨罪汝奈何人龍曰何罪
從官壯士二人遽扶之曰毋行可徐議耳人龍欲奮
絕脫去扶益堅就庭柱繞之壯士即從後拔劍斬之
人龍既斬即曉諭其部衆曰願去者即行願入伍者
照冊領餉願人龍報復者即決斬可也諸軍乍驚譁
議不齊仍以去與決戰皆無名並復入伍而以翻山

鶴高杰為中軍將悉統其衆自庭傳至陝悉力以繕
甲士五千發趨勦閭寇于棗城重兵涉遠賊衆奄至
秦兵盡潰甲馬無一遺諸將帥僅以草騎走免傳庭
歸復募卒定伍而馬匹絕少即限諸將共輸以贖棗
城覆師之罪騎兵稍足暨歲餘募兵甫四萬而孫樅
儉野之卒居多練習未備傳庭急堅守俟較武備熟
然後赴陣而閭寇方橫馳于汝汴河洛之間癸未秋
廷議詔傳庭出關勦之傳庭意且不奉詔而偽張師
期以駭賊聞懼益集勁兵數萬恐不支而張獻忠在

蜀閬乃遺書獻忠言孫督兵且強破豫必移兵于蜀
脣削齒卑不可不助也于是獻忠遣精兵萬騎助閬
閬勢益盛然孫亮且不出閬秦撫馮師孔數言頓兵
久安非制廷命所意也且寇日強橫將何所終傳庭
曰出師有期當圖萬全以報朝廷無煩中丞慮馮故
督之行曰行師既有期甚善命從吏速治酒觀兵餞
督師既餞孫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治兵出閬遇賊
賊匿精銳先以所擄羸民為前鋒乍戰斬獲之遽以
捷聞疏云有逃自賊中曰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殞臣

誓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而不知乃賊間也因
追賊至境外堅壘相峙隨糧晉餉濟軍車牛絡繹三
晉駭然會天雨三日餉不至人馬飢斃總兵白廣恩
等議退兵傅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四聲言
進戰使賊聞風而遁亦且可待餉至賊謂知之明日
批精騎壓壘軍中聞賊至即奔潰棄甲山積騎兵悉
退入關時九月五日也傅庭至關隨遣潼關鎮將倪
從龍急督所部壯兵屯商洛口使賊毋驟進從龍所
部不過千騎度不支強行而叱聲從內發矣當是時

騎兵先爭入關步卒後至賊見之獲所棄甲仗甚衆
即敗步兵裝雜入潼關內伏兵既多炮聲一震關
門即開初六日潼關遂陷從龍關炮發賊返寇已塞
路不可行乃從關道趨西安諸帥悉頓兵城下不得
入而寇隊已悉薄西安矣諸帥倉皇無戰意西安人
王根子私降賊十二日根子率健卒斬門關西安南
門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及方伯已下皆降西安遂
陷孫傳庭舊留西番喇嘛僧二百餘即日擁之西去
撫臣馮師孔潛遁不知所之

向傳殉
難者認

高杰遽走涇陽

三原悉男女金帛肆掠以行一時殉難者凡七人焉
潼關指揮三人一姓李一姓盛一亡姓氏十月六日
並自股陝西按察使黃炯字季侯河南光州人壬戌
進士城陷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字歲青浙江山陰
人庚辰治邑以廉能聞賊陷投井死賊喜之贈其家
屬渭南知縣楊瑄字杏園山西高平人庚辰進士癸
未陞兵部職方未離任而西安告陷遂自縊秦府長
史章世綱字闇然浙江會稽人城陷亦自縊死

一作尚綱

威

聞既入秦所至州郡皆望風歸附獨夏陽恃城堅相
持不下火炮肆發傷賊三萬屍填城壕幾平賊乘濠
平而夏陽東城守者皆婦女賊遂從東城破之夏陽
道石叅議段復興號薇繩山東陽殺人甲戌進士盡
家屬繼死遂自提刀殺賊手刃數十人自刎

榆林

榆林舊鎮素稱忠勇西安之隔總兵姜讓兼榆林趙
降賊其餘將士調達尤世祿等霍達疏我舊帥殉義
十有餘人失其名姓
關抗賊不降賊以數萬騎攻榆林榆林伏銳騎開門

威 威

延賊入盡掩殺之賊怒奮師大擊又破之賊并師
攻殺賊甚衆堅守不下賊忿甚掘城爲大窖用砲震
擊崩城數丈城遂陷屠盡惟精兵逃入外邊州地
而尤世威等俱殉霍達疏載道臣殉難有仰任等亡
其詳榆林參議仰任赴總兵王世

山西

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賊至安邑燒西門知縣房之
屏跳入井中賊鉤出殺之提督衙門等閑巡撫山西
副都御史蔡懋德字雲怡南直崑山人己未進士茹

常齊清約素守甲申春懋德被論當去以賊警候代
寇出關晉兵禦于河救不至寇遂渡入太原懋德自
縊山西布政使司左右政趙建極字佐司河南永寧
人已未進上城陷罵賊而死

寧武

鎮守山西兼代州三關總兵司遇吉字翠庵遼東錦
州衛指揮驍毅絕倫守禦勤肅駐劄寧武關平時遊
選部下降夷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射精捷走累
與補將倭等更選徙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事之為夫

婦而臨陣不從健丁役胡婦無非至急不役之以故
行師殺賊過當甲申三月賊犯寧武寧武兵止四千
遇吉同其妻並率兵力戰人皆奮勇無不一以當勇
斬級萬餘而寧武戰卒亦略盡遂敗入城○陷復巷
戰格殺百人尋敗入舍聚家屬共焚死胡婦二十人
其自伏中室同聞其門緊遇吉所乘駿馬于衢賊衆
同心憚遇吉不敢驟窺其舍而又斃心駿馬無守者
誘引牽之至即胡婦引強弩連發斃百數十人矢竭
亦盡赴火死賊恨甚遂屠寧武無一遺者賊入京語

及寧亦皆云使所至皆若周公殫忠盡力我爲烏能
至此故言遇害者莫不驚收悚服號稱天人

大同

巡撫大同石金布御史衛景瑗字帶黃陝西韓城人
乙丑進士冠隔大同執景瑗母脇降景瑗曰此膝不
屈第二人可即殺我。因應痛罵汝輩以老母在恐
移之慘禍亦姑忍耳威脇三日不屈飲食亦弗接自
碎其首于賊門之石獅子而斃母夫人之既執也曰
我爲朝廷命婦子爲朝廷大臣豈食賊養焉賊不絕

而死大同兵備道石叅議朱家仕字崑海陝西河州人戊辰進士廉直耿毅三月七日賊薄大同總兵姜瓖保以觀兵設伏出城迎降復入城其部卒望見家仕趨馬翻之家仕知事去矣遂入署出索二千金盡給吏從曰我未嘗取大同民一絲此家自携來今罄囊與汝衆煩汝帶為我壘石掩井以卑我志于是悉大小家屬凡十六人盡投井中衆為掩土相哭而去

宣府

巡撫宣府石叅都御史朱之馮字劬齋南直徐州人

乙丑進士時上嘗廢弛日久之馮履任未幾而寇至
忽迫兼設講取勞辛倍常三月十一日寇至好鎮王
承胤欲縛之馮以降之馮喻以大義洞悉順逆利害
之說衆莫聽之馮知難作起投池中死僕急出之復
自縊遺疏陳守禦事甚析

上嘆悅贈未及西都城陷矣

京師

西二營將軍賀珍保定人忠勇天成性直不同臨陣
果毅無所怯賊既迫珍心平則門外郎卒素練及至

迎戰漸賊甚多部下無不人人力戰漸卒少止千騎
漸殺傷至二百騎皆力戰不休珍度不敢叱卒去我
自一人當之即卒漸解數卒猶不忍離從珍同陷陣
力戰而死千總徐文傑順天人賊過卻文傑心德勝
門外賊至率部卒迎至阜城奮勇直前苦戰死京營
兵四十餘萬即將以千計臨敵力戰死于疆事者二
人而已嗚

甲中傳信錄卷之三

彭城錢象著

大行縣乘

稽古之失天下者有矣不稱同死社稷之為賢飛廉
死商之難惡未哭紂之屍皆不可為忠長惡速亡罪
之大者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有六
而稱死君之難者三臣宋督弑其君與夷而及大夫
孔父宋萬弑其君捷而及大夫仇牧晉里克弑其君
卓而及大夫荀息燕皆死于亂臣殘殺而非引經自

哉者也。衛之石碚號為純臣，不死州吁之難，齊晏嬰以賢相而不受崔杼之禍，周召、二公著共和之勲，不與流賊之害人臣謀國之忠，豈徒賢于一死者哉？如皆死而已耳。是社稷可以墟，國君可以亡，天下可以拱手而授賊，所稱謀人之社稷，謂何而徒以一死自厲也？三代而下，所得與社稷同亡者，往往而有近代之烈，則莫不以文信國為稱首。然信國非以主亡而寧自戮也，其入燕也，凡三年而後死。丞相李羅詰之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強為？」信國曰：

父母有疾雖不可為人子無不藥之理由是言之信
國豈徒拱手以天下與人而帶以身殉為烈哉明之
所以失天下者主無速亡之行臣皆趨亂之圖議論
紛更于朝使天子無終朝之令知國已危則爭求銜
命以速行避禍為賢進人不必忠良譽人不張朋黨
政以賄成爵以賄買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天子欲行
其所是諸臣無所利于其間則必曲因其令以罷之
天子欲去其所非諸臣無所不利則力張其說以行
之夫

先帝以明察英斷之君而號令幾不行于臣下如此尚
何天下之可為哉至于保社稷策權宜備禍變諸臣
無一有也其萬可一全之策莫如李邦華等議太子
南行而光時亨非之石繇欲單騎走陝西連羗夷內
合三鎮克復西安否則退守西河使賊不得東渡隨
地權宜召募忠勇不費朝廷寸兵粟餉而李建泰以
為新進未可驟用俟臣至彼酌之既而受命不出境
賊至不一戰時亨首以城降是二臣者豈不皆可磔
乎謀既左矣又醜惡事敵貪圖富貴射虎時食其餘

即及變告

大行皇帝遂崩一時從死者三十餘臣而拷掠箠楚拜舞勸進者以千計向之稱蹇諤臣者莫不咸在其間由此觀之諸臣能從

先帝于地下者其視俯首賊廷相去遠矣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危則亡之諸臣與社稷同亡而不以社稷稱者何也余以和臣日衆雖有善者莫之能謀故曰大行縣乘言

皇帝已大行諸臣能隨其後而執綏珥策以從耳雖無

建德立授樊衛社稷而戮紂之僚奔走之勞使
大駕不孤行于地下其猶賢乎居守而毀柙汙面而俘
繫滅耻而臣賊者矣然而讀史者至明之將季其于
社稷存亡之故蓋難言哉

世臣

少傅宣城伯衛時泰字和字定遠籍華亭人賊既入
率妻子共投第中大井死閤門無一遺者

東臣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筠直隸任丘籍南直海州人賊

既通教曰身為我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難其妹
皇親李氏早寡年未三十炳召之曰爾家非避患地
宜來歸可以同命妹遂歸父繼祖及祖母瀛國夫人
先帝外祖母也年九十九日城陷俱投井中炳呼其
妻孥悉避樓上拔其梯縱火燔之童孫幼女號啼呼
炳炳曰噫兒且去亦尋即至耳悉焚其第遂自縊其
燔火中大小男女死十六人

惠安伯張慶孫字鳳華河南永城人城陷與長子承
祿及閨門登樓自焚惟次子承恩少子承志正月先

趙君山東傳免于難

左都督劉文耀新樂侯文炳弟也城陷投井死

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開城陷舉火焚其正寢危坐而死賊撥煨燼見其屍猶危然南面而正坐焉

駙馬都尉聿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

光宗壻也都雅好客喜讀書賦詩善騎射

帝甚愛之二月十五日永固入朝

上詢救時切務因說

上南遷請衛馭以從力可召募義兵數萬寇亂不難定

也

上曰義兵何易固曰不獨數萬果如臣策即數十萬度
必可致若徒守京師京師已玩弊久祗坐困無益也
上不聽及寇陷外城

上密召固曰卿向說朕南行能集兵數萬今猶可及乎
固曰今不及矣

上曰卿言可致數十萬今何無固曰暇日人易集今事
急人心盡亂雖一卒亦難致也時新樂侯劉文炳並
在

上因言兩卿各率家丁護從南行可乎劉聲並曰家丁
何足以當賊鋒況臣家素謹不畜家丁遂罷明日城
隅公主已先一年薨柩尚在寢上子女四人悉以黃
繩繫之櫬旁聚古玩書畫環繞殯宮雜置積薪焚之
永固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自投火中並死

文臣

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字質公北直吳橋縣人癸丑進
士平時以兵略自任筦南樞時撰師律輯守全書癸
未除北大司寇是年冬與李建泰丘瑜方岳貢同日

拜相及寇逼救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監功伐
雖死何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十九日城陷
景文至演象所開賊已入宮或言

先帝駕崩或言南巡救曰不知

聖駕所在惟有一死以報

陛下步至夾巷投大井而死

井在龍泉巷

一妾聞景文死痛

哭自縊于夫人陸氏柩前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倪元璫字鴻寶
浙江上虞人壬戌進士崇禎初歷官翰林侍講元年

戊辰元璫奏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提擊紅丸移宮
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璫其議不
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也蓋當時起議與盈
廷互訟主挺擊者乃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
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二者各有其
見不可不偏非總在逆璫未用群小未升之日雖若
水火不害頃篋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
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

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三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經已案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創立私論標題典要以此批根今日中正之黨碑以之免死當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曲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面加論斷若云行

佛明論規模大典則是忠賢欲興

肅皇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敏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

矯誣

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
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况七
載非難稽之籍實錄有具備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人唾罵當毀四疏奏

上嘉納之甲戌除翰林侍讀乙亥擢國子祭酒丁丑放
歸壬午冬起石司馬時滿州方薄徐淮道路頗棘元

璠募健丁數十騎夾馳入京師

上聞之大喜即召對璠陳禦寇方略機宜甚悉因條奏理財策當

上意

上大褒異之時癸未三月也迺月以右司馬特晉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祖宗朝江浙人不得居計部翰林非宋伯少事不濫受以翰林浙人歷司馬至計部自璠始命下璠辭

上召璠至中右門謂曰卿忠誠敏練諸所奏章井井

有條以此知卿且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為之
即

高皇帝所用文臣不過劉宋輩數人朕用卿戶部寔圖
力致太平

祖宗成憲固不可變今用人為急毋因循元璫頓首受
命因奏曰必使臣者有三做一寔做使臣與兵部會
計先年餉以椎兵因準兵以椎餉彼此相椎則數清
而用足一大做小小生節無益于數求其一舉而可
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于國無害于民者一正做今

所設施豈可出于權宜持斂必以仁義為根本禮義
為權衡苟政屬民者必為請命

上曰卿言有學問根本之論也既覽計務奏一切權宜
不便者罷之而以錢鈔充鹽海運為要務因奏兵額
難清在鹽金粟則餉愈匱請餉司得兼職方以察數
兵籍凡餉餽絕遠緩急難恃者則就附近派運又請
益重兵淮海使督撫得自制財用以擇不虞增左師
額餉責其恢勦予秦督近餉使屬師殲寇凡此皆一
時著策也而

上方以籌餉為急元璠因舉監生蔣臣為戶部司務監
製錢鈔。法徵紙造作工費鉅萬卒不行錢法悉收
雜小錢更鑄大錢錢資十六年冬十二月初行大錢
驟禁小錢而市物如舊賈價至過倍民甚患之有欲
剗蔣臣而陷者數日復行小錢而朝廷亦無大利當
是時寇既入秦元璠奏蠲沿河租稅多設鼓臺汰冗
兵辱死士以遏群寇顧懈弛日久勢難驟行而寇卒
渡河十七年二月解司農印復入翰林供經筵日講
三月十九日平且都城既陷元璠整冠束帶望闕曰

拜南面拜母取酒奠卽第武安侯前對酌三盞方命酌而曰明施和曜過之問元璵曰君將奚若荅曰方命飲飲畢卽自縊從

先帝駕耳和曜曰如此我亦從君行元璵曰誠如是再加一盞與君共之更與和曜對酌三盞和曜趣元璵曰君速反舍卽能踐此言慎勿往他人語若少延君復死矣和曜諾既去元璵出廳事前南面坐携一中語僕人曰我今當死意決矣勿得解我因舉手自縊衆破解之一老僕曰此主翁名成之日也勿可縊

命遂絕而耳微流滴血而鼻垂血箸寸許後賊至見其喪在堂相與嘆異戒衆勿得再入其室

元璠題几案云南郡尚可為死存分也慎勿棺槨
以志吾痛因語家人曰若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
吾屍

璠事府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周鳳翔字巢軒浙江
山陰人戊辰進士十九日賊既入或言

聖駕南巡自成應賞賚甚急鳳翔曰若

至尊無恙吾猶可不死二十一日入朝太監王德化求

以天子禮祭葬

先帝諸臣大興鳳翔遂出作書寄父母曰國君死社稷
人臣無不死君上之理況身居講職官為侍從乎老
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今有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
大人羞我事畢矣罔極之恩矣之來生萬千珍調不
必以男為念時尋迫矣不能多書復作絕命詞一章
投環而死其詞有云碧血九京依聖主白頭二老痛
忠魂蓋傷其父母俱存也二妾從之俱死

石香坊石諭德劉理順字港陸河南杞縣人甲戌狀

元為人淳懿古穆甲戌上公車年已逾艾矣文詞朴
而宏腴舉進士殿試前數日閣臣擬策問有先闕其
指要者皆揣摩以待對及對率如所聞理順獨詳覽
制誥中更增一事因條對甚具而所增乃

上所自製者也

上乃擢理順為第一居恒持論平簡不為偏奇十九日
城隅書絕命詞云戒仁取義孔孟所傳文山踐之吾
何不然遂命其家人云勿使我得見賊亦勿使賊得
見我。死可速拯地理我遂自縊其家屬並留杞縣

一妾李氏隨公亦縊有幼子托于薛所縊焉順方死
賊衆數百擁其門曰劉狀元居鄉最有德里人莫不
裨其恩者此來正欲擁護以報何遽死也瞻拜跪哭
而去

理順妻李氏及子孝廉并奴僕十八人閨門縊死
時謂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僕死主一家殉難者
以劉狀元為最

左春坊左庶子馬世奇字素修南直興人辛未進
士十九日方早食冠入遂罷飯曰不知

聖駕何似既聞數老一時略盡敬曰是固當死正不在
奏明日始知

帝崩及二王被執曰吾獲死所矣其僕曰死忠國是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亦大辱太夫人言訖二妾朱
李盛服至前世奇誦曰若以我就死將辭我耶二妾
並言主人盡節吾二人當拜辭亦欲以節自盡遂下
拜畢並入室經死世奇乃設香案于庭置周易經局
印牙牌其上拜之復南向遙拜其母遺書一通裂帛
自盡

翰林院檢討汪偉字長源南直休寧人成化進士初授浙江慈谿知縣丙子行取入京戊寅五月初召對文華殿面陳狀改翰林檢討平時書即破云看世不破為世所弄看人不破為人所弄看身不破為身所弄其識度如此甲申春寇急遣陸閻先給事書云京師卑弱不惟不能戰抑不能守八城半失秦晉全亡肘腋交乘怡然不悟大聲疾呼人盡掩耳勢將不救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而已十九日聞闖入趨吳甘來所約與同殉歸與妻耿氏設酒飲畢握管大書于

壁曰志不可辱身不可降夫妻同死忠節雙芳遂就
縊偉先懸石取懸左取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繩
重繫左右而死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字想明江西吉水人甲辰
進士初以忤瑞罷職後歷南大司馬至今官癸未冬
詔九卿科道各官言事及理財足餉可速發者奏之
于是朝臣各條奏甚多大抵皆懼心開採鼓鑄鹽筴
平時聚訟而訖無成功者為多至鹽爵納粟之令久
懸而卒無應者

天子乃欲調論群臣助飭而朝臣皆難之于是左論德
李明睿獨言朝野縉紳富家宜按籍計畝概留萬金
為本業其餘無論數十百萬悉徵入朝其言頗快人
聽而卒難舉行

帝覽之知革脩奏六事其二則開採納爵中朝士舊論
也其四則以京師樞要利柄操于權貴宜按納額銀
千計然後充吏此年科目多出魚緣不若千貲兼收
詔令納銀自鄉貢科試入泮府試大小輕重各納銀
百差即實投真才等其言蓋出于過激而亦計無所

之議者嘆曰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科雖虛名相貿然猶幸其名存使人知廉恥今名實盡棄其能堪乎或曰不然正午鄉試應天三十真才浙江廿七實學之考餘皆貨取也雖龍文弟平時自來為名士者亦皆不免如是殆不若邦華之言徑直而有補于事矣

天子卒下其議于部以為殊有可採甲申春賊陷宣大邦華奏請太子南行科臣光時亨以為不可議遂寢及城陷邦華向文丞相像前再拜口占一絕正坐飲藥而卒賊至見其冠帶危坐以為鉅宦爭前執之至

則邦華屍也驚嘆而去

李邦彥聞難嘆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勢不可為
矣乃題閣門曰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
死靡他

石副都御史施邦耀字曰明浙江餘杭人己未進士
耿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
官方在均除授人要以為行取不宜額予知推臺省
銓曹當歷外任庶考選不皆賄行而要樞不皆中飽
帝深聽其言比闖入邦耀即過倪元璐共決期死與元

瑀對飲三爵歸作絕命詩一章終云慚無半策亡時
誰惟有一死酬君恩遂自縊

大理寺正卿凌義渠字蒼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
耿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
論及私覽諸書服緋正笏望闕北拜復南望拜父遽
書四十餘字授僕人歸上其父其略云盡忠可以盡
孝惟能死不辱父割耳寓內繩樹先為僕輩所匿取
短絛命左右勒之相視不忍客趙生曰公志決矣何
不蚤遂其節為繫之窓櫺奮身而絕

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字尊五福建莆田人壬戌進士輔理戎政營兵學于勲臣督以太監操總則統于大司馬少府錢贊梳不能盡其所欲為寇逼守德勝門十九日平旦投城下即民間賴屋中自經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字肖形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熹廟時忤璫禍後歷大納言甲申三月晉今職子章明字綱直癸未觀政進士開變兆祥語章明曰我國之大臣分在一死爾尚未職盡去乎章明對曰人生

大節惟君與父君既死矣父又死矣臣子何以生為
雖生奚益也遂同縊而死兆祥繼妻何氏與其媳李
氏曰彼父子死忠我姑嫜可不死節乎即時並縊
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其
子章明收葬父屍並別其妻李氏曰我不忍大人
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我亦死章明以頭踰
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遺其家人盡出止
留一婢在側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
侮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帋置

上加緋衣又取一緋置妻左亦服緋時婢曰吾死亦
置我上遂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字爲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
放榜之夕夢一人叉手向背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覺以爲不祥書之壁間有謁徵者
曰此文信國語也何以書此徵語之故相與嘆吳平
時常書座右曰要窮就窮要死就死甲申三月以吏
科都給事中晉太常卿未幾賊急受命生西瓦門樸
甲虱刃短衣露宿同士卒卧起時登城者獨宦寺麟

徽不得上十六日寇騎有薄城者麟徽馳德勝平則
二門議守以兩直軍當賊衝欲塞其門禁出入內官
不從十七日賊隊拒至砲聲如震不絕勦賊歸府
部諸臣求一登城望敵不可得麟徽怒奪路上見
賊勢甚悍攻各門皆甚急無敢開

上者麟徽戎服單騎入西安門門監少宰沈惟炳云門
內官寺非相議不可入奈何麟徽排闥入至午門遇
閣臣魏藻德云大司馬已回面詢發此時矣詢皆足
公何須爾

上已煥極幸母妾陳麟徽大泣淚滴階石藻德挽之而
出十九日寅刻九門盡陷城兵詳墮而竄麟徽遽反
閉戶自縊從者急排戶解之擁出至三元祠暮且飲
酒告曰我位列卿貳愧無寸尺以佐國家今國亡賊
入雖

至尊未知若何我亦何顏自立乎客與左右並言

駕還酒肆因並哭麟徽曰母亂我方寸各睡可也漏下
二鼓復自縊家人驚起急解之更曰候我矣左右請
俟視孝肅來許之既孝肅視洲至相與酌劇曰失國

之罪惟有自盡以畢臣子之事淵泣下同初聞憂而
歸以聞興復麟徵曰壬戌登進士之夕文信國教我
矣不死何為且我自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請身任
危疆家臣不許天下事尚有可為惟君輩速行圖之
吾自知其不可生乎所慊者少切諫一二疏及黨鑒
一書未成耳僞聲虐僕投繯而死遺書云祖宗二百
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
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匡救法應禩服殮時
用角巾青衫卧以菅席覆以布被足以棺宜速歸恐

繫先人之望祈知交為永耶許焉若國家深澤豈容
遂氓白海九州之人不立忠義之賢使天未假明則
僕猶以一死為贊是所望于有心君子崇禎十七年
三月二十日酉時罪臣吳麟徵絕筆祝淵及從者哭
其死而殮之越三日而猶如生後賊逆之指其門曰
好男子真忠臣也

太僕寺寺丞申佳胤字素園北直永年人年未進士
初以吏部被謫起今官聞變自縊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別號菴菴江西新昌

人戊辰進士由中書舍人考選刑科給事中甲戌京
師久不雨上恤民因天疏略曰都城人衆藝廣窮民
夙夜勤動得錢數文可緩須臾死瘠邑窮村所賴粟
麥而已此種一絕弱者泣以待盡强者遂而為賊今
秦晉人且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也嫁婦子女僅易
百錢雖煩

聖明賑貸猶慮有及有不及況中原一帶賊既殘殺無
遺兵之搥掠更劇晉地無頭百姓不保張應昌捷功
中原之畏曹變蛟過于流賊嗟夫民也

皇上生之而為

皇上勦賊安民者恣意殺之若兵果救民殺賊百姓寧
壺延引不服何為閉門走避至以兵為賊也又糾張
捷疏曰日者召對

皇上以清氣冢臣下問吏部郎張捷以逆案之呂純如
對夫逆案

皇上所欽定純如者

皇上之罪臣也

皇上所注念者清氣而捷謂清非清潔之清則必比匪

作緣而後為清執非執持之執則必翻功罪變是非
而後為執若純如用則凡在逆案中者皆曰純如用
矣相與望捷而趨而不任逆案中者亦曰純如且用
吾何為不可用並相與望捷而趨純之門如市其如
誤銓以誤

皇上何疏凡三上會丁母憂歸丁丑補吏科給事中癸
未陞戶科都給事中甲申正月累疏乞休不允二月
三番失守軍興日煩

上召對大司農倪元璐以餉數條上

上怪太少詰之辭氣甚厲甘來進曰臣科臣與戶曹表
裡所覈今餉未折輸欠若干可按籍稽也獨臣所慮
者兵開賊逃民見賊喜恐不常無餉之患願輕賦稅
以收拾人心是為急耳否則寇假仁義以相誘惑開
門犒迎其勢也惟以將能御兵使不害民不畏賊殘
破不足慮耳

上然之及寇逼或初甘來速去甘來曰臨事避難非在
三之義也十九日城陷或言

聖駕南巡甘來曰

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起皇城兵衛紛馳不得入遽
歸而兄子家儀自外至相與暢哭訣曰祖母尚在無
吾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且使

皇上在則土木衣彬靖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其人
于白水起點鼎子有仍庶幾庭歸無子而有子廟堂
無臣而有臣矣遂衣冠北拜者五南拜者四賦絕命
詞云倒底誰遺四海憂疾雷情○罷城頭君臣義命
乾坤曉狐鼠干戈風雨秋極目河山空泪洒傷心萍
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難爭討願取忠肝萬古留賦畢

引珮帶自經中窻而絕

河南道加服條一級監察御史王章字芳洲南直武進人成化進士賊倡同光時亨巡城至東直門賊援城而上呼曰降乎不降乎章曰不降賊奮刀斫其膝章罵不絕口遂被害而時亨已先跪請降矣遂相開開門賊大進是變也死之策先者王章也降賊而開門策先者光時亨也章子之棧亦死難于闕甚烈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甲申尚未舉子聞變方卧病妾時氏有娠良謨

屬其族姪曰戒死若可携之南歸若誕男使守汝能
始終勝給之甚善若誕女且不能守則憑若處分可
也姪曰所命皆不能任恐事或不終有負大人耳妾
聞之使婢致詞良謨曰非覆主公放心妾即隨去耳
遂掩戶自縊婢子以告良謨良謨曰能是妾亦瞑矣
遂自枕上自勒死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皋人甲戌進
士城陷從者趙直報名直曰戒生已捐戒計已決勿
復多言時直言

駕從齊化門出音客羊生謂直曰天子南幸公等止宜
植蹕偕行共圖克復何必以有為之軀輕擲為也直
慙然出戶顧望喟曰當此凶年干戈

駕將焉往比知大行立問慟哭幾絕羊生復憫之僦衆
環跪而哭具言親老子幼何過若如此直曰我幸有
兄在無憂也夜寢羊生于別室呼僦授書歸報其父
更冠服遙拜為父訖作詩六章有云微軀自恨無兵
柄殺賊徒殷報主心又云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
留死後名書畢命僦取麻練作縲自縊既絕一手持

練尾一手上握神氣猶生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字玄升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賊至德先寓者于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儕不能
忘救贖禍至此惟有一死報國年兄忠孝夙秉諒有
同心預據斯期毋忘息壤賊既入未知

聖駕系若入朝遇堂官張縉彥于午門外德以頭觸其
胸曰若平日不聽示言故至此既知未得駕出德
哭之于茶庵而歸母夫人曰我以成德必從

先帝死矣何又歸也德踊哭于前不能語太夫人遽入

室自縊德自殺德妻及妹俱自縊先是正月德過諸
生單光爵家留飯德敬款不能自勝曰今年凡為臣
子者皆應死矣獨吳近日在京諸臣不謀南缺即謀
南差宜尚欲貪生乎不然何出于此也客觀其故德
曰事已不支衆共知之非一人之說也至是果如
其言

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字伯玉南直武進人戊辰進
士歷官都都工水司監督器皿倣崇禎四年奏論總
理戶工兩部監督太監張彝憲不得監督一成又乃

遇兩部即官不得進署謁監奏憲大怒五年正月奏
憲督驗火器初鉉削籍居十年而丁父憂當通屢以
好學英士薦鉉癸未冬奉旨復職甲申服闋二月曰
目除兵部車駕司巡視皇城三月闕簡大同勢且逼
宣府宣府不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澗忠孝為心
智勇足備力能率衆死守特恐監侍內臣中御其肘
渫有債事之虞乞亟撤內臣尚任之馮臣能必騎賊
之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而內臣率鎮迎賊之馮殉
焉十九日昧爽燕服入朝巡警市人喧言

駕行宮人且外遁亟歸易冠服非母訣曰兒職在皇城
即死皇城為正遂馳馬突入西北隅臨海子河而坐
有頃中官盡竄遂望賊騎將入遂投入河從者牽出
之再投深淵而死從者奔告其母母韋氏亟投井死
先是宣府隔關鉉語弟曰都城將不守我死分也何
以處母弟曰將求僻室于東以奉母母曰我為命婦
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十八日夜賊犯內城急鉉
舉酒奉母且涕曰既承父母訓身當殉國但不得盡
孝兒死不瞑也母曰為臣死忠孝孰有大于是我授

命予井不為不得死所兒自盡爾節我當令兒瞑目
訖如其言鉉前來三耦不復娶妻王氏見太夫人入
井大哭繼入而殞

鉉弟諸生鏞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
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月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順天人賊至謂妻某氏曰我為
朝廷命官爾為朝廷命婦豈甘為賊所辱遂服采冠
婦亦服冠服從容共縊而死

北城兵馬副兵馬姚成浙江餘姚人城陷自縊

原任濮州知州馬象乳字西山順天人甲子鄉薦歷
教諭除濮州守尋休職林居閉戶靜處恂恂有古儒
者風十九日寇入舉家自縊遺屍無有疾者行路傷
之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咸投御河死
中書舍人宋天順亦自盡

儒士張世祿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死

萊備湯之理見

先帝釋宮過愴哭觸石死

武臣

錦衣衛南堂指揮同知李若璵字方山山東濟南人
成化武進士守崇文門城隅作絕命詩有云死矣即
為今日事悲亦何必後人知遂自經若璵者清禮部
尚書李若琳之弟也

錦衣衛街道坊掌刑千戶高文采宛平人守宣武門
寇至闔家十七人皆自縊共埋一坑文采後縊骨肉
狼藉行路悼焉

毛百戶遺其名住觀音寺衛衙燒餅為業賊入舉家

二十餘人悉入井死

原任昌平守禦任之舉字中華順天大興人丙戌進士任心源侍御之次子也性豪放不羈喜呼盧尤嗜俚紅往來狹斜無虛日授差不數年家徒四壁五中年頓悔前行肆力紫武中武舉除昌平守禦受事未久即告歸雖未近于老成人亦不奄然媚世甲申寇入喟然長嘆告諸同列曰我世受國恩義不與賊共天遂投繯堂石弟之對解之復慰家人守護之垂淚無語至暮復踰墻自經于鄰人之空室

宦官

提督軍務司禮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初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大同告隔

上命承恩提督京城內外諸軍務居督府之上十八日
中夜承恩執鈴隨

駕奪門出不得還至萬壽山下從上跪繫于巾帽局
而死自成得其屍殮之

司禮監舊掌印太監高順天人預設一棺積薪其
旁城既陷遂入棺內呼左右燒之左右皆莫應因大

罵之一小內監曰公意如此當如公意遂舉油塗棺
引火燔之小監旋亦自縊一時共縊者六人高將入
棺屬其鄰曰我死可共取物去于是鄰人分其財相
與啗之

內監田七其名住白塔寺後十九日自縊命下人捲
其中索以逃惟餘書籍花盆在焉後楊士聰居之覽
其書多罵冊亦有手錄者讀書好文盡節殞身而名
滅不稱悲夫

士民

太醫院吏目楊元順天人妻何氏十九日城陷同縊死

居民田氏字祥字聞賊入耻為執辱縱火焚其家閤門盡死

李夢儻字小槐順天人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聞賊入相期共死長女金姑年十七已字未嫁同母弟妹婢一時先縊果夢儻遂自縊平時輕財鯁直賊里傷之

安定門內磨坊亡其姓氏賊既陷內城語人云我薄

治產物皆明潮物也豈肯留與逆賊于是集大小男
女及壯畜資財悉焚滅無遺

北城察院皂隸亡其姓氏城陷閤門悉焚

順天府諸生曹肅弟持敏嘉靖壬戌進士曹子登曾
孫也其先南直蘇州人子登生爾材爾材生文耀文
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長曰遜次肅次持敏次持毅
女曰持順文耀早世三月十五日寇急張氏率子女
諸婦哭家中祠曰世受國恩義不受辱閤門矢死庶
無恨耳及城陷張即自縊爾材遺妻姜氏及遜妻李

氏持殺妻鄭氏持順及乳母周氏同肅及持敏皆自
經死惟持毅及嫂周氏亦同縊。繩乍斷賊將入室
遂逃去而遜先自刎仆地復起賊繫至田虎家縛辱
之搜其貲財尋釋之

張應選字賓虞宛平人內閣劾勞帶經歷休閑賊陷
宣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國恩難忘此梁為我
宗完對及城陷同妻妾子女凡五人盡縊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百戶王某同鍾寓其家百戶初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降悅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

甲中之變城陷而自殉于義者不可勝紀一武弁吳
姓亡其名江米巷傳神者夫婦同縊一耒進儒生悲
憤抱胸嘔血數升而死其餘頑士尚多數十輩聞者
皆略言其人失其名氏遂缺而不傳惜哉

御史趙謨巡視中城捕謀殺之城陷賊獲謨誤瞋目
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衛衛

書宦官後

臣覽國家禍敗之興不盡由于分壬之罪也其臣子
以虛名貿實禍蔭以德勝乎奸曰使人主反其所親
以覆溺天下乃不自引其咎而率尤上以厭薄朝臣
崇信內監豈不悖哉然而開墜之役自

神宗辛丑以後不復選用者二十年

憲廟時僅復一選至

上十七年間選用至三內禁增萬人歲增月米七萬二
千靴料銀加多五萬此亦可已而不己之費也自魏

瑞鼎逆

上獨斷誅之躬擐倒持之柄遂謂左右近侍由承進退
不復尚任朝臣恒使閹監制其機要此其毒中于恩
而不可磨刮者也然文相之得君也各省內臣盡撤
其罷相也則後用薦同陽羨之自結于

上也內臣又撤其自敗也則各鎮之監軍又遣焉論者
遂謂二相之謫譽由中貴而不知文相之謫由烏程
之溫獨相之戮由視師之惡豈皆閹寺之罪哉雖濟
上之怒或由中官而使中官日固

上寵以及危亡者則烏程陽羨之謂也故陽羨戮于冬
諸監督內監遣于春王承恩總軍務于大同之既陷
曹化淳督彰義門于居庸之失守朝無可信之臣使
中官有頗收之任不亦羞朝廷辱天下之士哉及夫
內城告陷化淳開門納賊

皇帝始怒傾事之深在于闕慶乍有成國之諭雖事不
果行而舉承恩兵柄頃刻付之成國親以元勳國戚
佐東宮以圖萬一之助而獨召承恩侍從以至于死
則豈非悔悟于垂亡之刻與第承恩身握重兵而不

謀奉

駕南巡乃獨其從

上自縊以死亦何益哉謀者因謂其出于化淳名下化淳聞門納賊承恩雖欲奉

駕不能徒以

上之恩遇既重迫于侍奉

駕前不得不戒死事之忠嗚呼果能忠于死事耶雖燕操天下之重兵者非一中官已也中樞乏子金之謀外鎮鮮秦鄭之旅張縉坐握樞務而俯頭延賊李國

積愆寵數年而酬願就縛者雖稱其當收其骨猶
不足以克其罪也今或置而不言而以責作督軍務
之承恩不亦過哉